

★ 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

Message of the Storm

Poems of Revolution & Love

风暴之声

革命与爱之诗

[巴基斯坦] 阿里夫·维卡 (Arif Viqar)

吴季 译



· 制作 工人诗歌 公众号 ·

★ 劳动者的诗和斗争的艺术 ★

Message of the Storm

Poems of Revolution & Love

风暴之聲

革命与爱之诗

[巴基斯坦] 阿里夫·维卡 (Arif Viqar)

吴季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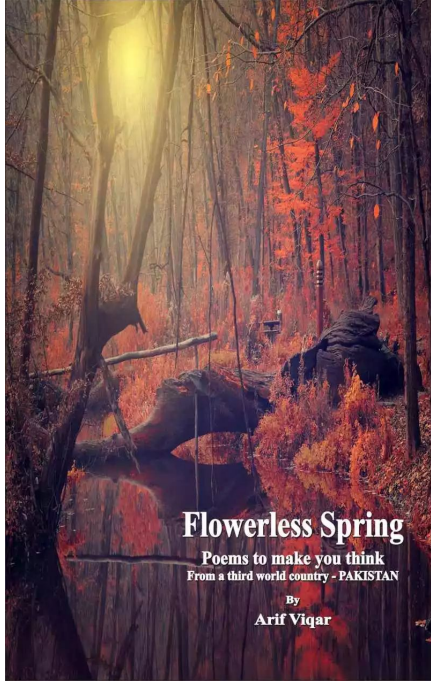
目 录

译者前言	1
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5
致读者	6
风暴之声	7
切·格瓦拉曾说过	9
布托的绞刑	11
选举过后	13
第三世界	14
住房社会保障部	16
下一次选举的议程	18
村田革命	20
新殖民主义	22
人民的宴会结束了	25
社会不平等	27
你们的领导人	29
饿殍	31
下一代	33
这一天	35
费兹·艾哈迈德·费兹	37
悲剧	38
假如锁链能开口	40

革命的颜色.....	42
自由.....	44
亲爱的 I	45
亲爱的 II	47
现代经济.....	49
资本主义.....	51
利润——越来越多	53
如果.....	55
革命者 I	57
革命者 II	58
禁梏的脚.....	60
衣裳.....	62
鸿沟.....	64
穷人.....	66
贫困的锁链.....	68
革命.....	70
哈尼亚 I	72
钥匙.....	73
贫困的阴影.....	75
穷人.....	77
第三世界国家.....	79
我们被玷污的微笑.....	81
抢劫.....	83
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85
我国的沙漠.....	87
真理.....	89

一个愿望.....	90
浮木.....	91
达拉斯 I	92
秋天.....	94
街头儿童.....	96
Mehvash.....	97
阿姆娜.....	98
达拉斯 II	100
阿里夫的哈尼亚.....	102
在我们的国家里.....	104
哈尼亚 II	105
他对我说.....	107
告诉我.....	108
种子.....	109
为了彼此.....	110
贝娜齐尔 I	111
贝娜齐尔 II	114
资本主义和多数人的贫困.....	116
新德里-印度.....	118
其它诗作.....	119
穷人的饥饿.....	120
眼泪.....	122
富人的小钱.....	123
贫困之舟.....	124
梦.....	125

难以置信的事实.....	126
美国 I	128
美国 II	129
美国 III.....	131
美国 IV.....	133
从不绽放的花.....	134
贫困的世界.....	135
剥削.....	136
贫困之海.....	137
网上电子诗集自注	138
《哭泣集》(The Cry)	139
《饥饿集》(Hunger)	140
《宣言集》(Manifesto)	141
《深思集》(Reflections)	142



Flowerless Spring

Poems to make you think
From a third world country - PAKISTAN

By
Arif Viqar

译者前言

关于巴基斯坦诗人阿里夫·维卡（Arif Viqar），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的诗，抒写了巴基斯坦人民不可思议的穷困和痛苦，对地主资本家统治者的深深愤慨，彻底推翻人吃人社会的渴望，一种随时准备着去牺牲的革命斗志，同时又对“选票”，对布托家族、人民党等等抱持幻想。“斗争杂志”（Struggle Magazine）的网站发布了他的诗集，编辑提姆·霍尔（Tim Hall）评论道：

我们在网站上刊出阿里夫·维卡的《风暴之声》完整版。这是激昂的诗篇，洋溢着对穷人和劳动群众的爱，和对寄生虫资本家老板们的愤怒和反抗。尽管他诗里的某些东西我们是不认同的，但我们觉得他的全部诗歌表述值得进步的人们来阅读。具体而言，我们《斗争》认为，资本主义剥削者不会让工人阶级和穷人通过投票和平地取得政权。投票可以起到为革命而集结群众的部分重要作用，但群众只有通过以革命推翻富人，才能取得政权。在巴基斯坦，布托·贝娜齐尔通过在人民当中培植关于支持选举政党——特别是她的人民党——能够带来根本性变革的幻想，扮演了维护资本主义政权的重要角色。不过，阿里夫·维卡的诗歌以雄辩地为穷人歌唱和反对可鄙的富人为主，所以值得一读。《斗争》将把阿里夫的一些诗篇付印。

诗选集中，有 5 首“呼吁群众以选票来革命”的诗，笔者只译了最后一首。在网上所见的几本电子诗集的自况中，也能读到阿里夫·维

卡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零星的批判言论。例如在《哭泣集》(The Cry)中，他写道：“几乎人人都认为，民选政府代表人民，人民通过投票民主地选出政府。但其实是少数有钱人选出了政府，他们利用金钱的力量控制了选举。”作者尝到了现实的教训，经历了思想变迁？又或只是把未解决的矛盾单纯地揉合或并置？尚不清楚。

※ ※ ※

《斗争》杂志发布的 76 首诗，笔者选译了 64 首，编为第一辑。¹其中几首“爱之诗”未译。此外在网上收集了诗人少量的其它诗作。这些诗作编为《哭泣集》(The Cry)、《饥饿集》(Hunger)、《宣言集》(Manifesto)、《深思集》(Reflections)等系列电子书(未能下载)。译者仅读到少数几篇，选译了 14 首，编在第二辑。从几首以《美国》为题的诗来看，他可能到美利坚游历过。诗人为各本集子所写的一两段话也一并译出，作为附录编为第三辑《网上电子诗集自注》。

※ ※ ※

诗篇的写作日期基本不详。第一辑总体上似乎是按创作年代为顺序编排的，但最后一首标明了写作日期“1983 年 11 月 14 日”的《新德里-印度》不在此例。某些作品可以大致推断年份：

《布托的绞刑》应写于阿里·布托死后不久，即 1979 年末；作者看起来对他是寄予厚望的(我们的眼流着泪 / 因为它们都 / 还记得你)²。但接下来的第 4 首《村田革命》直指“贝娜齐尔家族拥有村田 / 纳

¹ 网页上有几首诗的标题未按标题格式(加粗)来定义，且与上一首诗相连，使得译者最初把上下两首合译为一首，觉得不对劲，才发现这个问题。

² 阿里·布托是信德省的豪门世家。1967 年人民党成立时，他自称“相信社会主义”，“抛弃自己的阶级，加入到劳工、农民和贫穷学生队伍”，但很快倒向“伊斯兰社会主义”，继而拥抱“伊斯兰主义”，1973 年上台后面对经济危机，镇压了卡拉奇工人罢工。阿里夫和诸多进步分子都未能识别阿里·布托的庐山真面。

瓦兹·谢里夫家族拥有村田”，着眼于其女儿贝·布托的阶级身份，多少带有不信任、敌视或愤怒的意味。20 世纪各国的政治舞台上，到处活跃着这些伪装“进步的”甚至“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客的身影，吸食和挥洒着斗争工农的斑斑鲜血……

《下一次选举的议程》属于“纲领文件的诗化”，感情色彩不足，仅供了解作者及其信奉的党的社会与政治观点。三点议程中，第一点的土改是落后国家里试图推进社会变革的党派的常见纲领。第二点看起来颇为激进，且有“巴基斯坦特色”，但就思想本身来说亦未超出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第三点则是开历史倒车的纯粹“乌托邦”，即使是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也只是由国家垄断进出口贸易，而不可能“终止所有进口”，在一国之内“自给自足”。阿里夫能够为耕者有其田发出感人的疾呼，却仿佛从未想过受雇劳动者接管全部资本主义产业的历史前景，其思想局限不可谓不大。

齐亚·哈克军人政权持续到 1988 年 8 月其本人座机失事身亡。贝·布托为首的人民党在当年的大选中上台。齐亚·哈克曾于 1984 年举行全民投票，宣称获选民支持，连任总统，接着宣布取消军法管制，把行政权移交给文官政府。如果《布托的绞刑》之下一首《选举过后》写于 1979 年至 1984 年之间，那么可能指的是这场“全民投票”及相应的还政于文官政府的承诺。

贝·布托两次当政，第一次是 1988 年 12 月至 1990 年 8 月，第二次是 1993 年 10 日至 1996 年 11 月。她自命“左翼自由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一方面实施民主化，着手建立国家福利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大力推行经济私有化，汇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潮流，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样的诗。在其它诗里，我们还看到达拉斯之类的城市从小城镇成长为“商务中心，各国跳动的脉搏”，看

到经济的巨大增长，广告和群众的消费在增加³，但多数人仍旧且终归贫困。在《一种无阶级的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皆未译出）两首诗里，他幻想取消“生产”，以根绝消费主义，人们就不必再为挣钱消费而到工厂里从早到晚地当奴隶了。最终，则有了《贝娜齐尔 I》这样的对贝·布托政权全面质问的诗，以及《资本主义和多数人的贫困》这种一锤定音之作（分别为倒数第四、二首）。

前前后后，他写过许多首类似于“用投票权 / 用我们的选票 / 我们将把世上的 / 暴政 / 选掉”这样的诗，原本不打算翻译，但倒数第三首《贝娜齐尔 II》是给贝·布托的劝谏之作，为方便读者了解阿里夫的心态想法，还是译了。这首诗确实深刻表明了他对选票政治的寄望保持了相当之久，对贝·布托的上层精英政治厉声斥责，却仍希望她“认识错误，回心转意”。这实在是诗人的重大缺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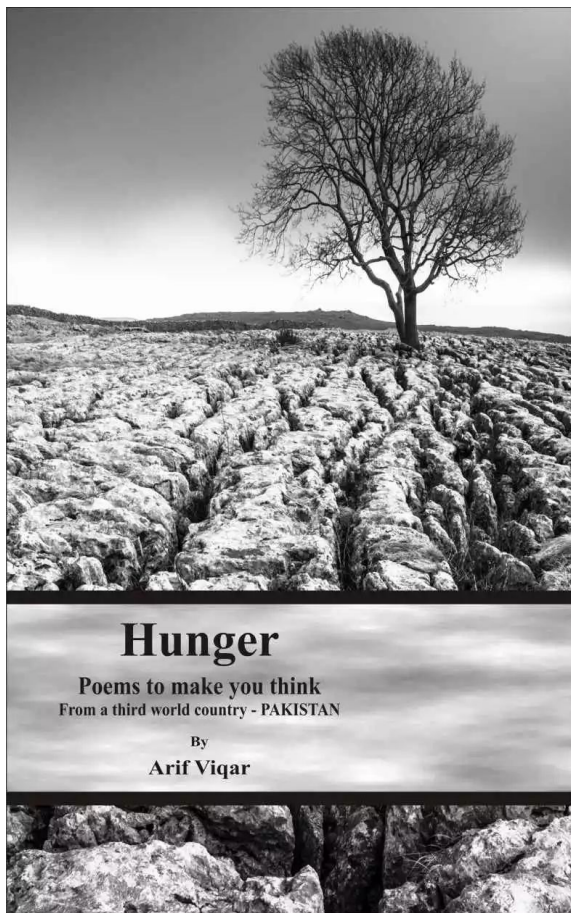
今天的巴基斯坦依旧是各省豪门世家的逐鹿场，一方面像印度那样，在列强的援助下成长为某种地区强国，另一方面仍然沉积着无数的历史垃圾，对女性的暴力也司空见惯。新冠疫情打乱了全球生产和金融，成本的抬高和通货膨胀使得电力、燃料和日用消费品价格飙升，巴基斯坦的底层群众越来越难以度日，连白领阶层也陷入了贫困化。失业蔓延。政治暗杀、绑架和肢解“人权活动人士”的案例与日俱增。传统左翼党派尽管还能念叨一些进步以至变革、革命的词句，但资本主义魂魄附体的老毛病也时不时地发作。就全球资本主义而言，我们正迎来一个巨变年代，尽管在此地，整个社会仍深陷于麻痹、迟钝与保守之中……

吴季

2021年12月

³ 齐亚·哈克当政时期，由于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援助乃至中国的援助，巴基斯坦的经济就已有较快的发展。

风暴之声——革命与爱之诗



致读者

我的诗和韵文
是贵国状况的
一面镜子
小心，你可别
搞碎了这面镜子
它映照出
你内心的负罪感
因为在所有那些人之中
你对贵国的贫困
怀着最深的内疚
你啊，能看懂
理解我的诗篇的
意思的人

风暴之声

大海的波涛
挟着风暴
之声
不平等之压力
积聚了风暴
富人和穷人
是风暴的
两极
富人与
穷人之间的
差距越大
风暴就越大
统治越严酷
飓风眼之中的
风暴之心
越温和
在风暴的温和中
藏着比强者
更强的
风暴的力量
富人与
穷人之间的
差距越大

变革将越大
在不平等之中
藏着风暴的张力
在我们的软弱中
藏着强者的
力量

切·格瓦拉曾说过

我们将以一场猛攻
改变这个物质至上的
世界的现状
革命之后
我们将重建
这破碎的世界
总有一天
我们将为这世界献身
每一个人的死
将使千千万万的革命者
在这世上诞生
自由的世界将从一次次
革命中崭露头角
在世界各地
许多人将为
自由的事业献身
在世界各地
我们将如风暴般持续地撞击
这物质至上的世界之墙
我们将如花朵般拥抱
这革命世界的荆棘
像一片苦候着雨水的沙漠
我们将在

这世上苦候自由
谁知道我们还能不能
和自由了的同志再相聚
在这个世上
或者明天他就为
争取自由而战死，在这个世上

布托⁴的绞刑

赌注押上了
骰子滚动
头颅滚动

座落在那里的
空荡荡的赌场
活生生地见证
我们的失败

我们的梦想之舟
曾经横渡
大海
如今搁浅，破碎
在
海岸上

对世界说道
是的，我在海上
迷了路

⁴ 指阿里·布托（1928—1979），即贝·布托的父亲。1967年创建巴基斯坦人民党，领导民主运动，1969年推翻了阿尤布·汗政府，次年当选为人民党主席。1971年任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1977年7月齐亚·哈克将军发动政变。阿里·布托被推翻、入狱，1979年4月4日被施以绞刑。

海岸
曾经
挤满了人群
如今荒芜地伸展，等待着

国家流泪
大海哭泣
我们的眼流着泪
因为它们都
还记得你

太阳
曾经闪耀
如此明亮
在蓝天上
如今却在坠落
慢慢地，永远地
在一场梦中

选举过后

手，名字和面孔
唯一的改变
枪和子弹他们留着
帆的颜色
红的，白的，绿的，黄的
或是进口的星条状的
东方和西方的
意识形态、宗教
旗帜的颜色
能改变一个国家的
命运吗，它乞求
用自己的自由
换取援助
一无所获，却仍
一味地乞讨
赢家，输家
满载货物的那艘船的
主宰者，划手，贫穷和锁链
来自应许之地的许诺
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老鼠
都装在这船上，扬帆起航

第三世界

第一世界
超级大国
前殖民者
全球统治者
在这个世界上
制造冲突
一种持久的不战争
即无和平的状态
策划好的贫困
落后
策划给了
第三世界
第一世界欣欣向荣
通过贩卖军火
和奔驰汽车
给第三世界的
领导人
而大多数的
人民
深陷于落后
多好的安排啊
对第一世界来说
它越来越富

以其余的世界
以第三世界的
死亡和贫困
落后
为代价

住房社会保障部⁵

过去贵族的
老巫婆们
你们可以得到我的祝愿
但得不到我的热情
你们可以得到我的问候⁶
但得不到我的尊重
你们盘踞在自己梦想的世界里
建立在群众和其他人的
梦想之上的
带防御工事的城堡和房屋里
你们的眼睛一天天地瞎了
就像你们的心
一天比一天冷酷
你们看得见地平线上的云朵吗
你们能感觉到暴风雨的来临
大爆发前的沉默吗
因为我会看到
你们的梦想世界碎成齏粉

⁵ 住房社会保障部 (Defense Housing Society): 网上查到的名称是 Defence Housing Authority, 即“住房保障管理局”, 由军方控制, 不对任何机构负责, 权力很大, 可征收、买卖土地, 从事房地产开发, 也是极其腐败、监守自盗和自肥的一个机构。从这首诗来看, 该机构麇集了大批旧贵族出身的人物。

⁶ 问候: 原文是萨拉姆 (salam)。Salam 是 As-salamu alaykum 的简化, 阿拉伯语或从阿拉伯语衍生的问候语。

你们的日子到头了
但你们看不见我的手在奋笔疾书
就像你们看不见
你们国土上的人民的
哭泣、痛苦和鲜血
结局已经近了
一条新的路
一道新的光
一种新希望
一个新时代已经近了
但你们仍旧盘踞
在充斥着自己的错觉
愿望和想法的梦想世界里
而这世界其余的人都会消失不见
让你们留在自己的梦想世界里
这样你们可以梦想着靠牺牲你们的
国土上其余的人民为代价
来虚度一生

下一次选举的议程

党
将赢得选举
它为下次选举
提出了
以下
三点议程

第一点
结束封建制
土地改革
把土地给予
在土地上劳作的人民
巴基斯坦是个农业国
耕地要
还给人民

第二点
取消军队
如我们所知的
不拿薪水的雇佣军
只有自愿的
人民军队
整个国家
成为一支常备军

一旦发生战争
举国为
卫国
而战

第三点
终止所有进口
依靠国家的
自有资源
自给自足
自力更生
在你自己国家
制造你所需的每样东西

村田⁷革命

“村田”
意味着你
拥有的土地
不只是你
死后下葬的
那一点儿
贝娜齐尔家族拥有村田
纳瓦兹·谢里夫⁸家族拥有村田
封建主拥有村田
资本家拥有村田
将军们拥有村田
国民大会⁹成员拥有村田
参议员拥有村田
腐败官僚们拥有村田
在巴基斯坦，那些
耕种土地的人
那些

⁷ 村田：原文为 Muraba，源自印度语 murabba，意为“方形”。1 muraba 等于 25 英亩土地。或译为“农场土地”。

⁸ 穆罕默德·纳瓦兹·谢里夫，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的领袖。该党于 1993 年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1997 年谢里夫出任总理，1999 年穆沙拉夫掌权后被逮捕判刑。

⁹ 国民大会：原文用缩略语 MNA，英文全称为 Member of National Assembly。巴基斯坦本国称为 Pakistan Tehreek-e-Insaf (PTI)。

播种的人
在土地上
劳作的人
却没有土地
多数人
是无地农民
多数人是穷人
多数人无力自助
多数人没上过学
作为农业国的
巴基斯坦的人民
我们需要的是土地改革
夺取少数封建地主的土地
把土地分给多数穷人
土地改革是当务之急
在我们国家里

新殖民主义

东方的
领导人
被西方的
统治者
所统治

东方的
领导人
被西方的
统治者
贿赂着

东方的
领导人
被西方的
统治者
所收买

那里的
军队
是为了保护
统治着
东方的
领导人

由西方
来武装的
军队
是为了保持
现状
由西方
保护统治着
东方的
领导人

通过东方的
统治者
西方统治着
其余的人
多数人
这些人购买西方
进口的产品

深重的贫困
奴隶劳动
由东方
来提供
为西方
制造廉价产品

新殖民主义

新面孔

那里的统治者

东方的

领导人

被西方的

统治者

统治

贿赂

收买

军队

保护西方的

利益

用从西方

购买的枪

殖民主义的新面孔

由西方统治的

少数人

统治着东方的

大多数

穷人

人民的宴会¹⁰结束了

刀剑生锈了
武器已捆起
精神疲惫不堪
美已经焚毁
火焰的余烬
提醒我们人民的宴会
已经结束了
桌子空了
食物已吃光
银行的金库全空了
经济已走向破产
所以现在用血和肉来偿付
鸽子也都被老鹰吃得
一干二净
因为桌子已被翻倒过来
压在自由之上
但我们仍继续干着苦役并祈祷
因为我们仍要养活家人
因为他们仍旧饥饿
我们必须用血，用钱，养活他们
因为桌子全都空了

¹⁰ 英文本标题是 *The People's Party Is Over*。Party 同时有党、宴会的意思。The People's Party 即“人民党”和“人民的宴会”的双关语。

因为人民的宴会已结束
食物全都被仍然
饥饿的八千万人民
吃得精光

社会不平等

如果你
没有码尺
来丈量
贫困

那你就
没有贫困
你有了
一个无阶级社会
在一个国家里

如果你
没有任何一种
对多数群众的
剥削
你就有了一种平等
一种无阶级社会

这是一边倒的对等
少数人和
大多数之间的
不平等

少数人

富有了
以大多数人
以多数人的贫困
为代价
这就有了
阶级
富人和穷人
一种不平等社会

你们的领导人

一个从不
走路
不被水
弄湿的人
他真能够
在水里游泳吗

一个从没
饿过的人
他能知道
饥饿是什么
滋味吗

一个从没
缺过钱的
富人
他能知道
贫穷，饥饿
身无分文
是什么滋味吗

富人
封建地主
当上领导人的

有钱人
怎么能在大会上
代表那些
没钱的人
怎么能做穷人
饥饿的人的
领导人呢

饿殍

贫困的
田野

这田野
穷人无尽的泪水
播撒下
无数贫困的
种子
在贫困的田野上

从这些种子里
唯一绽放的
花朵
是贫困的荆棘

一个众所周知的
事实

贫困
繁衍了
更多贫困

世界银行
富国

规划了穷国的
经济
贫困的经济

施舍
几个硬币
他们捞回了
无数美元，作为施舍
钱财的
数十亿计的利息

给乞丐的小钱
让可怜的乞丐
永远饥饿
让穷国
永远要从富人
那儿乞讨
施舍的小钱¹¹

来缓解穷国
数以百万计的
饿殍的饥饿

¹¹ 小钱：英文的原文是便士（pennies）。

下一代

下一代会不会
原谅这一代

给世界留下
一代人的
堕落

下一代会不会
原谅这一代

在世界的田野上
播下枪支
弹药的种子
用枪炮收割
下一代的
血和死亡的庄稼

下一代会不会
原谅这一代

建立消费的经济
热衷于消费
以这个世界上的
弱者为代价

让四分之三个世界
深陷在贫困和饥饿中
让富人能过着
富裕的生活，远离
贫困、饥饿

下一代会不会
原谅这一代

因为他们
把能够留给
下一代的
所有的东西都
剥夺一空

这一天

千千万万条河流
有一天将流过
我们土地上的
贫瘠的荒漠

千千万万朵花儿
今天已绽放

千千万万个自由战士
已在这一天死去

因为你们死去了

千千万万人
今天走在

一面旗帜
红旗下
我们已迈开步
默默地
带上你们的遗体
今天

我们身体里的血

等待着溢出这片土地
为了终有一天争得自由

因为你们曾经活着
今天，已然死去

费兹·艾哈迈德·费兹

1984年11月20日去世

因为费兹的诗
是从我们
国家的受伤的心脏
流出的
血

血的心跳
就是费兹的诗
痛斥着我们国家的
不义

悲剧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穷人
陷于饥饿
在一个国家里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穷人
仍旧受穷
在一个国家里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花儿
不能绽放
在一个国家里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这荆棘
这唯一的花朵
穷人，听天由命
在一个国家里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穷人
用他们的泪，血

浇灌贫困的种子
在一个国家里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穷人
含着泪
唱贫困之歌
在一个国家里

这是一个悲剧
假如人民
不把悲剧
当作悲剧
在一个国家里

假如锁链能开口

假如沙漠能开口
它会告诉你
干渴难熬
看见了云朵
却得不到雨水
是怎样的感受

假如穷人能开口
他们会告诉你
和富人们
活在同一个城市
却一贫如洗
是怎样的感受

假如被赤贫禁桎的
大多数人能开口
他们会告诉你
被一小撮特权者、
富人、精英所统治
是怎样的感受

假如被禁桎的人能开口
他们会问你
你还能不能把锁链

戴在他们脚上
在死后

革命的颜色

红
是血的
颜色

是我们
为革命
洒流的血

红
是旗帜的
颜色

我们曾经
为革命
集结在旗帜下

红
是革命之花的
颜色

它孕育于
我们以身躯
为革命
播撒的种子

红
是太阳的
颜色

太阳下我们向着死亡
挺进
为了革命

自由

我们已播下
一千颗种子
但是自由的
花儿
并未绽放

我们已走了
一千步
但是我们并未
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自由

我们已经打破
一千条锁链
但我们发现自己
仍是寻求
自由的
囚犯

我们寻求过
一千种原因
但我们仍旧答不出
为什么我们
不能自由
这个问题

亲爱的 I

亲爱的
荒漠
不是贫瘠的

你看到
这片土地的眼睛
才是
贫瘠的

从你眼中
坠落的
眼泪
不是贫瘠的

是你的微笑
不欢迎
自己眼中的
眼泪的
你的微笑
让眼泪变得
贫瘠

穷人的
贫困的生活

是贫瘠的

是贪求
越来越多财富的
富人
把
穷人的生活
贫困的生活
变得贫瘠

而爱人
我的爱人啊

死后的
生活
不是贫瘠的

是你的从生
到死
所过的
贫瘠的

生活
我的爱人啊
把死亡变得
贫瘠

亲爱的 II

亲爱的
无家可归的人
要到
哪个家去

恋人们
在哪一种爱里
找到自己的爱

没有脚的人
走着
哪条路

不死的人
埋在
哪座坟墓里

穷人
在哪种经济里
不是穷人

枪
用来杀人
没有人

用来杀死枪的

而我的爱人啊

春日的

坟墓

是秋天

现代经济

世界经济
赖以
建立的
经济模式
是不对头的

现代经济
为少数的
富人
制造财富
为大多数人
制造了贫穷

现代经济
为少数人
制造
微笑
为大多数人
制造了眼泪

现代经济
为少数人
制造
安全

为大多数人
制造了不稳定

现代经济
为少数人
制造
合理
为大多数人
制造了不义

现代经济
为少数人
制造光明
为大多数人
制造了黑暗

现代经济
为少数人
制造利润
为大多数人
制造了赤贫

资本主义

为了
生产
而生产

为了
生产
而消费

广告
生产着一种
消费得更多的欲望

新款式
取代
预备淘汰的

旧款式
时尚
在相互
攀比

对物质商品
贪得无厌的欲望
生产了一种消费

为更多的生产
为了从生产
得到更多利润

现代生产的
基础
资本主义
消费
对更多的
物质财富的
一种渴望
一种贪求

消费得越多
才能
生产得越多

利润——越来越多

依着

眼泪

掉下的

拍子

穷人

划呀划着

国家的

经济之舟

穷人消费得

越来

越多

好让

生产者

生产得越来

越多

好让

生产者

获利越来

越多

通过生产得
越来越多

穷人
划桨划得
越来越卖力

并且因为
消费得
越来越多而
变穷，变得更穷

如果

如果
在花丛中
荆棘
绽放

如果
在贫瘠的
荒漠中
眼泪绽放

如果
在全世界
多数人
依然挨饿

如果
风并不鼓起
我们希望之舟的
帆篷

如果
世上多数人
并未起而对抗人间的
暴政和不义

如果
世界依旧
是今天这个世界
如我们所知的世界
今天，明天和永远

革命者 I

我们
是永远的
男子汉

扬起
命运的
帆

为真实世界
创造意义的
创造者

越过
天空

消逝于
永恒

是的
我们是
革命者

永远的
男子汉

革命者 II

革命者
行进

向着
死亡的
打击

革命者
梦想着

超越死亡的
生命
之梦

雷霆
和闪电

欣然
赴死

为了
从一颗
种子

绽放出
一千朵自由的

花儿
超越
死亡

为了
从一个梦想家的
梦里

绽放出
一千朵超越死亡的
自由之花

是的
革命者
这样赴死
从中

一百万朵花儿，一百万颗超越死亡的
自由的种子
绽放

禁梏的脚¹²

荆棘的
锁链

戴在秋日
脚上

它们
不就像

眼泪的
锁链

戴在穷人
脚上

血的
锁链

戴在心跳的
脚上

它们

¹² 禁梏的脚 (The Chained Feet), 即戴着锁链的脚, 动词的 Chain 与诗中其它作为名词的锁链 (chains) 对应。标题中省去, 但末句不惮繁琐译为“锁链禁梏的脚”。

不就像

死亡的
锁链

戴在坟墓的
脚上

而我诗篇中的
诗句啊

难道不是心的
画布上

那心跳的
血的锁链

在此，泪水浸泡着
我的眼睛

我诗篇中的诗句的
锁链禁梏的脚啊

衣裳

黑夜
穿着

黑暗之
衣裳

穷人
穿着

贫困之
衣裳

秋日
穿着

荆棘的
衣裳

心跳
穿着

血的
衣裳

我的诗篇

穿着

诗句的

衣裳

读着

我的诗篇里的

诗句

我的心啊

依旧淌着血

没有笑颜

鸿沟¹³

荆棘的

花束

富人

给穷人的

礼物

失窃的梦的

花束

穷人

给富人的

礼物

天使

流着泪

因为富人

和穷人之间的

鸿沟

¹³ 鸿沟：原标题 The Disparity，意为差距、悬殊、不平等。

贫困之火
燃烧

在穷人
生活的

地狱里

上帝
无能为力

于财富
之掌握在

少数人
手中

于富人
和穷人的
鸿沟

穷人

坐着贫困
之舟

穷人
横渡

贫困的
大海

在贫困的
荒漠里

穷人
绽放

有如
荆棘

这贫困的
仅有的花

在一个
贫困的国家

穷人一辈子
寻找着

食物，来缓解
自己的饥饿

在饥饿之火当中
穷人燃烧着

就好像他们的国家
是地狱

饥饿之火
就是地狱之火

贫困的锁链

锁链

捆绑不了

打破

锁链之

无能为力

才

捆住了我们

统治者

统治不了

是

被统治者

对

推翻统治的

无能

为力

统治着我们

饥饿
不能迫使

穷人
劳作

是
穷人的

孩子们的
饥饿

迫使穷人
像奴隶那样劳作

革命

贫瘠的
荒漠

将
变得葱茏

当
革命的雷电

将要
轰响

船
将在海上

逆流
而行

而被压迫者
将如

花
绽放

当这个世界上
自由开花

而天穹的
眼泪

将把光的颜色
展现

为彩虹的
颜色

而眼泪
将化成微笑

当人们看到
革命的
虹彩
在自由的天穹里

哈尼亚 I

蜡烛是红的
玫瑰是红的
卷笔刀是红的
我的血也是
你的脚趾甲
你的嘴唇也是

血为你而流
蜡烛燃烧
玫瑰凋谢
而卷笔刀削尖了铅笔
写下我心中永恒的讯息
我对哈尼亚的
永恒的爱

眼睛仍渴望着
看见你的脚
心渴望着
亲吻你的唇
还有手臂，渴望着
找到家
阿里夫所知道的
唯一的家，在哈尼亚的臂弯里

钥匙

拥抱

荆棘吧

你

就会知道

沙漠的

焦渴

拥抱

贫困的脚吧

你

就会知道

穷人脚上的

锁链

拥抱

贫困的

眼中的

泪吧

你
就会知道

穷人的
无奈

拥抱
钥匙吧

你
就会知道

没有
钥匙

能打开
穷人

脚上的
锁链

贫困的阴影¹⁴

富人
给穷人
投下阴影

穷人的
阴影
饥
与渴

沙漠
给干渴
投下阴影

干渴
给沙漠的
荆棘
投下阴影

剥削者
给被剥削者
投下阴影

¹⁴ 诗中交替使用动词和名词的 **Shadow**，分别译为“投下阴影”和“阴影”。

被剥削者
给饥
与渴
投下阴影

天空的饥饿
给眼泪，雨水
投下阴影

雨水
给彩虹的颜色
投下阴影

彩虹的颜色
给彩虹的颜色尽头
那应许的金色
投下阴影

穷人

是
什么

使
穷人
变穷

是那
使富人变富的
东西

使
穷人
变穷了

是
什么

使
无助者
变弱

是那
使强者变强的

东西

使
弱者
变弱了

是
什么

使
沙漠变成
沙漠

是那
使沙漠中的荆棘
焦渴的东西

使
沙漠变成了
沙漠

第三世界国家

你不是穷人
而是富人
在第三世界国家里
当你走在
你的国家里
步履优雅
因为你践踏着
你国家里的
穷人的
梦想

你不是穷人
而是富人
在第三世界国家里
当你笑着
在你的国家里
笑得尊贵
因为你在嘲笑
你国家里
大多数人的
贫困

你不是穷人
而是富人

在第三世界国家里
你鄙视
第三世界国家的
贫穷
你为什么在这儿生活
而不去
第一世界国家

因为剥削者
需要被剥削者
才能成为那个
国家里的剥削者

我们被玷污的微笑

被玷污的心灵

玷污着
世界

不是
被玷污的河流

不是
被玷污的海洋

而是被玷污的
眼泪
玷污着
微笑

被玷污的心灵
玷污着
梦

不是
被玷污的河流

不是

被玷污的海洋

而是被玷污的
彩虹的颜色

玷污着
彩虹的颜色

尽头的
彩虹的金色

抢劫

我们
是沉默的
旁观者

当一个国家的
少数富人
抢去了

大自然的
春天的
花朵

抢去了
海洋里的
鱼

抢去了
河流中
水的纯净

而沉默的
旁观者
被抢去了

开口
反对少数
富人的
声音

一小撮人
抢劫
大多数人

花朵
被抢去了
它们春日的
芬芳

一个全球化的世界

在一个全球化的
世界里

全球化的
生产商
为全球
生产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贿赂第三世界的
领导人
去借贷

一旦对贷款
来得容易的钱
上了瘾

这些
西方银行
就向第三世界国家的
领导人施压
打开市场
进口
第一世界国家的

产品

到第三世界
国家

这样就能
让第一世界国家
倾销和占领
第三世界的市场

我的朋友们啊
这就是全球化的

故事
全球化的世界

让第一世界
越来越富有
代价是
第三世界国家
日增月长的贫困
在全球化的世界里

我国的沙漠

在我国

贫困的沙漠里的
流沙

淹没了
我的国家

这片土地上
活

死人的
坟墓

在我们国土的
沙漠中的

荆棘
这仅有的花

掉下的泪

淹没了
穷人的

干渴

穷人，我国贫困的
沙漠的荆棘啊

成百万的
活死人
我国贫困的
沙漠沙漠的荆棘啊

穷人
的梦

梦着有一天
雨水落在
沙漠上

让彩虹
崭露

带来虹彩尽头的
金色

带来黄金
在穷人的
生活中
在我国的沙漠里

真理

真理之光
不投下阴影

真理
是

光
也是阴影

一个愿望

神啊
把我的生活
变成一朵花吧
这样
更多的花儿
将会在
荆棘中绽放

浮木

我就像
海岸上的一块浮木
等着被捡起
或是被你的脚踩踏

没有了你的爱
我就像天空
没有星星
一张脸，没有笑容
一个梦想家，没有梦
一艘船，没有帆

只有漂流
撞成碎片
这样我就能变成一块浮木
被冲刷到海岸上
仅仅为了被你捡起

达拉斯 I

达拉斯
我想念你

你想念我吗
达拉斯

漫步在
你的街道上
搜寻着

一种身份的
年轻人啊

达拉斯
太阳是否
依然闪耀
在你的通向
如此青翠的
田野的
街道上

达拉斯
在你的街道上
我搜寻到
我的梦想的

意义

发现

那意义

在对我低声说话的

陌生人的

微笑中

我们都是

同一条

街道上的旅人

街道

通往心跳的

梦想的

地平线

地平线之外

天与

地交会

那儿，梦想

飞越到

梦想家之上

而梦境

在现实

和梦想的

地平线之外

秋天

什么时候
花儿的
芳香

藏进了
荆棘的
阴影之中

是
秋天

死亡

什么时候
心的
跳动

藏进了
坟墓的
阴影之中

是
死亡

什么时候
悲愁的
芳香

藏进了
带泪的
微笑里

是
伤害

那什么时候
心跳的
芳香

藏进了
血的
心跳的
芬芳里

那就是
我的爱人啊
是生命

街头儿童

他的床
就是马路
他梦想
一张床

没有人
道声晚安亲吻他
马路的寒冷、水泥
亲吻、抚摸他的脸颊

他举起双手
抓住
他抓不住的
星星

没有人给他唱
一支摇篮曲
发动机的轰鸣、车流
汽车，是他的摇篮曲

一颗星破碎
从空中跌落
它消失
在夜的黑暗，无尽的天空里

Mehvash¹⁵

跟从着、尾随着我的脚印
向我问道
生活要把我
带去哪里

海浪对我
低语着
那么多人
打这些海岸上走过
在我之前

那些遥远海岸的灯火
对我说着
这世上
那么多
我还没到过的地方

哪一道波浪
将洗去
那些跟随着我的
脚印

¹⁵ 标题应为人名——诗篇所致的对象，具体不明。

阿姆娜¹⁶

秋天
是种子

春天
是从种子

绽放的
花

爱
是梦想

而你
是从梦想

绽放的
现实

花
是种子吗

抑或种子
是花

¹⁶ 阿姆娜 (Amna) ——印地语，可作人名，意思不明。

那花儿
由种子绽放而来

穷人知道现实
与梦想的差别

现实是
你饿着肚皮睡觉

做着关于
一个现实的梦

你的梦想变成了种子
绽放成现实之花——

梦醒时
你不再挨饿

达拉斯 II

达拉斯哦达拉斯
我梦想之城
我到访过你
在你还是那么小的
南方一座寂静
小镇的时候

如今你是商务中心
各国跳动的脉搏
从我梦中
寂静的小镇
你的经济增长得
多么巨大啊

摩天大厦，公路，灯火
公司和飞机
充斥了你的地平线
未来，荣耀
成功等待着你

但达拉斯啊
我依旧怀念着从前
从前
生活多么简单

田野多么青翠
我们常常坐着并且疑惑
那使你赏心悦目的
所有草木都从何而来

那时城里的人们
向来彼此相识
我们常常跑出
城市去灭火
而在周末
我们常常到城市的
大谷仓里去打球

达拉斯哟
你是我梦想之城
因你将永远是我的一部分
和我的梦想
因为我已爱上了你达拉斯
我的梦想之城
因为你达拉斯
达拉斯哟
你是我的梦想之城

阿里夫的哈尼亚

在
我的生命中

悲伤
之河

流
向孤独
之海

在
我的孤寂中

眼泪
化为珍珠

我的孤寂
之海的
宝藏

你在哪儿呀
今天

我在梦中

寻找
你

假如你站在
我的孤寂
之海的岸边

就让海浪
亲吻你的脚
并且死在
海岸上吧

让海
成为墓穴
把落着孤寂之泪的
波涛埋葬吧

只为成为宝藏
那海的珍珠

在我们的国家里

你可曾听过
那些歌，在你们
国家不被颂扬
湮没无闻的英雄之歌

你可曾看见
那从天穹掉落
在你们国家
土地上的
泪水

你可知道，记得
那些名字
那些死去的人
系狱的人
在你的国家里
那些渴望自由的人

你是否看见那些人
脚上，思想和
言谈上都戴着锁链
四下走动，假装
一切都很正常
假装他们是自由的
在我们的国家里

哈尼亚 II¹⁷

壁垒
是那么高
距离
是那么远
在富人
和穷人之间
贫困与财富之间

像同一座大洋的
两片相同的
海岸
你和我
富人
和穷人
用同样的
生活的丝线
彼此
串起

生活的沙滩上
同样的锁链
脚印，眼泪

¹⁷ 哈尼亚（Hania）应是作者的爱人。阿里夫还有几首写给她的诗。

串起了
各种阴影
色彩，现实
剥削者
和被剥削者
通过生活
彼此
串在了一起

他对我说

他是一个革命者
他爱我
一天早晨他离开我
对我说了这些话
“那一天将会到来
我们将重逢
我们将拥有自由
我们将能够
再一次倾谈
是的，我们相爱过
见过眼泪
微笑
彼此相拥的
世界
而我们将会再次
相爱，生活在一起
永远不再分开
当自由再度
降临这片土地”
他走了
自由不曾来到
他也再没有回到我身边

告诉我

住房社会保障部
的有钱人
请告诉我
你死后
只需要
三码的土地
去永生
为什么
活着的时候
你需要 2000 码的钢筋
水泥结构的地皮，还有仆人
只为了活上
永生的一小段时间

种子

从这个地球
深处
种子
把生命呈现
给了花儿
舞啊，笑啊
在地表
在地球的脸上
并且留下
更多的种子
在这个地球上
让更多花儿
去呈现

为了彼此

我们是男人和女人
我们是同一种生活的
两张面孔
同一支歌的
词和曲
同一条河的
两道岸
同一张脸的
笑和泪
我们从彼此
得到力量
爱和安慰
我们是同一个梦的
两种现实
因为我们是男人和女人
同一副躯体的
精神和灵魂
为彼此而存在
就像白昼
为了夜
我们，男人和女人
存在这世上
为了彼此

贝娜齐尔 I

你们国家的
花朵
在问
你

是谁偷走了
你们国家的
花朵的
色彩

你们国家的
孩子们
在问
你

是谁偷走了
你们国家
那些在血汗工厂劳作的
孩子们的
童年

你们国家的
天空中的
彩虹

在问
你

是谁偷走了
你们国家的
天空中
彩虹
那端的
金色，那珍宝

你们国家的
那些劳作、耕耘
肥沃田野的
农夫、佃农
在问
你

他们是否能
拥有他们
自己的土地
那被地主
从你们国家的
农夫、佃农手中
窃取的
土地

你们国家的

工厂里劳作的
工人们
在问
你

是谁偷走了他们在
你们国家的
工厂、车间里
劳动的果实

你们国家的
被压迫的人民、群众
在问
你

是谁从你们国家的
穷人手中
窃取了
自由
金钱，财富

使你们国家
成了最穷的一个
最文盲无知的一个
最独裁压迫的一个
最人口过剩的一个
国家

贝娜齐尔 II

力量
在底层

而不在
上层

微笑
在底层

眼泪
在上层

同志情谊
在底层

孤家寡人
在上层

选票
大多数人的
选票

是力量
之所在

动员，教育
大多数人
发挥出力量
因为大多数人的选票

就是
力量所在

在底层
而不是在上层

去成为一个推动者
一枚避雷针

把闪电，雷鸣
风暴的力量传导

你应做的是
荆棘中的一朵花儿

而不是劫掠
花儿的强盗
那在荆棘的生命中
散发芬芳的花儿呀

资本主义和多数人的贫困

就像生存
需要食物
来养活和成长

资本主义需要
多数人的
贫困
来养活和成长

像鱼
需要水
来养活和成长

资本主义
需要剥削
多数人
来养活和成长

谁需要
谁

富人需要
穷人

还是穷人
需要富人

如果富人
不曾
是富人
穷人
就不会是穷人

现在你告诉我
谁需要谁

富人需要穷人
还是穷人需要富人
少数人需要多数人
还是多数人需要少数人

因为如果多数人
不曾变为穷人
少数人就不会
成为富有的少数

因为贫困不仅仅是没有钱
它是多数人的生存条件
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经济锁链
把多数人造就成资本主义经济的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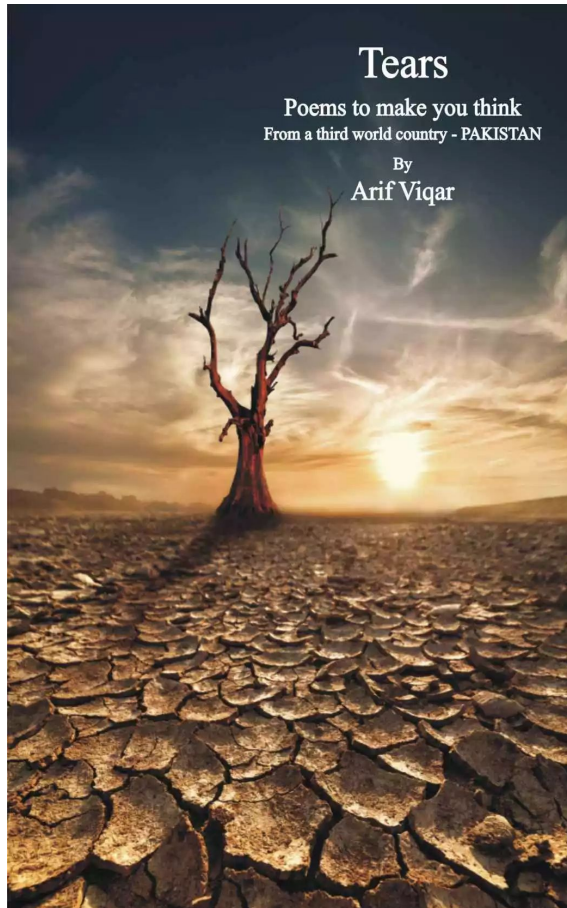
新德里-印度

生于 1952 年 3 月 24 日

秋风
在把我的
梦想吹得远远
树叶的颜色
都褪去了
像些年头
已悄悄地溜走
徒留我追忆
已烟消云散的
那些名字，那些时刻
那些面容
有些事一直在让我
想起你啊，德里
我出生的
这地方
虽然这么多年头，时期
时刻都已远去

（1983 年 11 月 14 日）

其它诗作



穷人的饥饿

秋天
穿着荆棘的
衣裳
掩藏起
荆棘的
无助的颜色

雨点
苍天的
眼泪
穿着彩虹
颜色的
衣裳
掩藏起
苍天的
眼泪的伤痛

穷人
穿着饥饿的
衣裳
映出
全球经济的
严酷的现实
颜色

穷人在其中
做自己的
饥饿的奴隶
富人在其中
利用
穷人的饥饿
经济在其中
制造每个饥饿的
国家的颜色

夜晚穿着
黑暗的
衣裳
掩藏起
夜晚的
空虚
和
白昼的
空虚的颜色
阳光下
现实的
空虚的颜色

* 英文版发布于 2008 年 9 月 26 日
(<https://www.greenleft.org.au/content/poors-hunger>)

眼泪

彩虹在哭泣
苍天也在哭泣

河流污染
大海静默

曾经是森林
如今是沙漠

人剥削人
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地球绕着太阳旋转
宇宙绕着虚空旋转

富人的小钱¹⁸

春日爱抚着花儿的种子
母亲微笑着爱抚婴儿

富人施舍的小钱
爱抚着乞丐空空的手

就像秋天爱抚春日
夺去春日色彩的生机

荆棘低声道，假如穷人不乞讨
这些小钱对富人又有何用？

¹⁸ 小钱：原文是 Cents and Pennies，即“分和便士”。

贫困之舟

贫困之舟航行于苦难之海
经济的潮水把船只驱向
眼泪与痛苦之岸

穷人是那些船
贫困是海，我们的经济是潮水。

梦

我梦想成为这片天空之上的天空
在这片黑暗的天空中
迷途的星星就能找到一个家
在这片天空之上的天空，那儿没有黑暗
只有光

难以置信的事实

花儿绽放
又凋谢

四季
在变迁

但剥削
始终依旧

荆棘的干渴
依旧

树倒下了
在人类

贪婪的
斧头的猛击之下

沙漠在扩张
被污染的河流污染着海洋

千百万的鱼儿死去
大自然在哭泣

少数富人为自己
今年挣得的利润欢呼雀跃

美国 I

贫穷不只是黑暗
它是富人投下的阴影之黑暗
一个国家的富人越多
阴影就越黑暗
在富人的国家里

美国 II

美国

你好吗

我希望星群

在你生命的

夜空中为你闪耀

希望七彩虹霓

为你明媚

希望没有人哭泣

而生活

为你微笑

美国

你好吗

希望你一切都好

希望微笑在

为你微笑

我发自内心地

祝愿你，美国

春天常驻

春天永在

为了你，美国

愿那些春天里
春日之花
荆棘长得少
花儿开得多，为了你
美国

美国啊，我还祝愿你
眼泪的伤害
不会伤害你
美国，我为你写下一首
爱之诗，美国啊

美国
你可知道那个
离你如此之遥的
外人
美国啊，是那样地爱你

美国 III

共和党人谈论

赤字

民主党人谈论

充分就业

而美国人民的

眼泪以一种无声的

带着无人倾听的心跳的

无人倾听的声音，谈论着

他们在挨饿

疯狂竞争¹⁹带来的饥饿

像机器人一样干一辈子活的

单调带来的饥饿

拧着螺丝

日日夜夜

在当代工厂的

装配线上

人民说道

作为蓝领工人

¹⁹ 疯狂竞争 (rat race): (大城市里为财富、权力等) 疯狂竞争, 你死我活的竞争。

作为被美国变成机器人的工人
工作是他们基本的生存条件，美国啊

而我，
阿里夫·维卡
哲学家
诗人写道

是世上这样一个地方
中情局会带来一个首席运营官
带来一个军事独裁者
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

去购买美国的武器弹药
好带来充分就业
奥巴马美国式全球倡议的
充分就业

美国 IV

我祝福你，美国

也许，我祝福的风会鼓满夜里星星的帆

把星星从夜之黑暗带向白昼之光，如美国之光

那样闪耀，带到即便是空寂的白昼之光里，假如

天空，即便是美国的天空，不哭泣落泪就不会有彩虹

美国啊，也许虹彩会拥有

春日之花那样的色彩

让年轻人可以将这些色彩赠予自己的心上人

从不绽放的花

从不绽放的花

正如它们在种子的墓穴里

像从不绽放的花儿的眼泪那样，绽放

贫困的世界

贫困的世界并非贫穷
因为，假如它曾是贫穷的
那么富人就无法靠着盗窃穷人的财富
而让富人变得，如此地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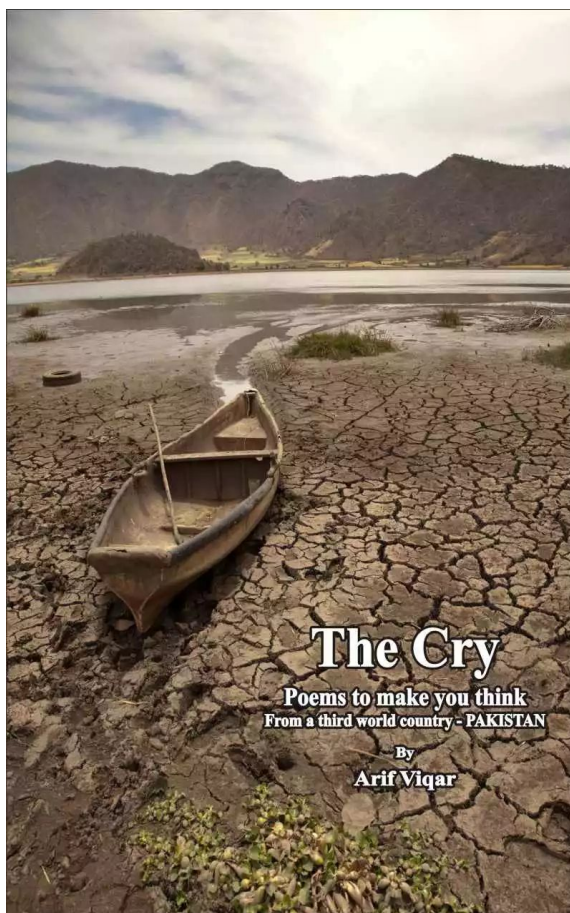
剥削

剥削就是
富人夺去
穷人的微笑
而没有了笑容
穷人就只剩下眼泪
眼泪就是让穷人变穷的原因。

贫困之海

在贫困之海
饥饿之海中，饥饿的眼泪是珍珠
穷人采集它们就像
就像来自贫困之海的
贫困的珍宝

网上电子诗集自注



The Cry

Poems to make you think
From a third world country - PAKISTAN

By
Arif Viqar

《哭泣集》(The Cry)

几乎人人都认为，民选政府代表人民，人民通过投票民主地选出政府。但其实是少数有钱人选出了政府，他们利用金钱的力量控制了选举。因为金钱买下了媒体，媒体时代，谁拥有更多的电视节目时间，谁就能控制人们的心理和思想。少数有钱人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控制人民。通过这种控制，让他们所选择的领导人和政府通过选举而当选，不仅通过政府来控制人民，而且通过议院和国会通过的、有利于少数富人牟利的计划和目标、使得富人更富的法律来控制经济，并且通过他们所选择的政府和领导人来控制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控制全球局势和全球经济。《哭泣集》(The Cry)这本书中的一些诗，是关于有钱人如何控制一个国家的内容和方式。(阿里夫·维卡)

我不是哲学家，但我的诗对它们有一种现实的、带着同情的洞察和触知，因为我看见、思考并反思我所理解的这些思想，并且在我的诗中，我的诗是社会、世界、生活的一面镜子，同样也是我个人所见所感——事物是怎样，以及应该怎样——的生活经历的一面镜子，这些诗不是训诫、布道或说教，而是一个思想者的思想的反映。这个思想者以开放的理智、思想和心灵看待和感受生活中所见所感的一切，并在诗中展示其本质——我是谁，什么原故和为了什么而存在、活着。

《饥饿集》(Hunger)

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量赋予你用这种力量改变事物的手段，也抗拒别人试图改变你剥削你的那种力量。知识来自对现实以及现实背后的现实的理解，因为剥削者的真正力量决不在你面前显露，所以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或看不到的事物，你就无法抗拒或予以改变。我的诗集《饥饿集》(Hunger)中的一些诗，就是描绘剥削大多数人这种现实背后的现实的图像。

《宣言集》(Manifesto)

我的诗集《宣言集》(Manifesto)里的诗作，乍一看可能会让西方读者认为是反西方的，其实不然。它们是关于我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因为富人利用社会-经济-政治-哲学，让自己更富有，而人民——穷人付出了成为穷人的代价，用他们的贫困，他们的眼泪，让富者愈富。

我的诗集《宣言集》(Manifesto)里所有的诗，都反映了穷人生活中的眼泪和伤害，而富人将通过阅读我的诗歌来洞察穷人的眼泪与伤害，因为我的诗仍然贫瘠，所以我的诗反映了世界和我的贫瘠，以及穷人受到的伤害。

《深思集》(Reflections)

我是巴基斯坦诗人阿里夫·维卡 (Arif Viqar)，过去 33 年里写了上千首诗。这本诗作《深思集》(Reflections) 里的诗篇，是我对现有政治制度和政客们，以及他们给人民，给世界上普普通通的朴素、诚实、勤劳的人民带来的后果的深思，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政治就是政治。人类和人性到处都一样，而当今世界的政治以及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对那些不理解、不明白或没有手段可用以抵抗的人们的压迫、剥削，以及利用，因为他们——这世上的大多数人——都陷入了日常生存的竞争中，为了让他们的亲人、他们的家人有饭吃，有衣穿。

我的诗作《深思集》反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腐败的政治制度，腐败的政治，以及给普通人带来的后果。



我们的根据地在车间，在工地，在一切需要劳动者的地方……

立足工人阶级的现在，并探索未来——紧扣工人阶级的所见所历，所感所思，所愿所欲，伴随工人阶级的成长，哺育和深化阶级意识，唤起工人阶级的共鸣，激发和配合工人阶级的斗争。

《工人诗歌》分别于2007、2009和2018年出过三期，共约700页，带有汇编性质，也就是汇集当代工人的以及与此相关的佳作。欢迎读者联系我们，推荐合适的工人文艺作品，或是译介各国的工人文艺、革命文艺。

工人
诗歌